

数码之 鬼魅

微文化研究 第一辑

滕威 主编

数码之 鬼魅

微文化研究 第一辑

滕威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码之魅:微文化研究.第一辑/滕威主编.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58-1760-7

I. ①数… II. ①滕… III. ①网络文化-文集 IV.
①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7317 号

责任编辑 孙语婧

封面设计 汪昊

数码之魅:微文化研究(第一辑)

滕威 主编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60-7/G·142
定价 48.00 元

滕威

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麦青书房联合创始人。2013-2014 哈佛 - 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西班牙语文学汉译史、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出版著作有《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歌·革命》(与赵振江合作)、《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与赵振江合作)、《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交流史》(与赵振江合作)、《对话戴锦华：简爱的光影转世》(与戴锦华合作)等。

主 编：滕 威

编辑助理：陶 然 李瑞妍

李庆瑜 谭静怡

本书出版获得华南师范大学高水平大学
建设经费和“私塾家”横向课题经费支持

序

滕 威

今天，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使用手机或互联网。而智能手机与 4G 网络的结合，使得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成为一个移动终端或平台。而每一个移动终端（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生产、传播、流通各种“微文化”产品，比如微电影、微小说、微广播、微 talkshow、微广告……与此同时，微公益、微景观、微整形、微商、微课堂等越来越多的“微文化”形态与样式层出不穷，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碎片化、零散化、个体化以及去中心化的“微文化”盛行的小时代。米歇尔·塞尔，巴黎索邦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于 2012 年出版的《拇指一代》，上市一个月销售 20 多万册，被译成包括英文、德文以及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这本被视为 21 世纪迄今为止最畅销的哲学书并不深奥，它只是提出了一个观点，被称为“拇指一代”的手机一族，经历的是另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用塞尔的话说，我们被媒体格式化了，我们的大脑、空间感、语言、认知以及教育方式这一切都被深刻改变了。在塞尔看来，这是继五千年前书写文字被发明，五百年前欧洲印刷术的推广之后人类的第三次符号大革命。哈佛商学院博士、数字经济学家 George Westerman 在新著《DT 转型》中宣称我们已经从

IT 时代转入 DT 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如果不能将数字技术、数码意识纳入发展脉络，其前景将面临严峻考验。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处于“微文化”的海洋之中，可是国内外关于“微文化”的研究尚未起步。比如当下微电影拍摄制作与评比风潮涌起，但业界关于“什么是微电影”“微电影的艺术标准是什么”“微电影的产业前景如何”等问题基本没有形成有效讨论，更不用提盖棺定论了。同时，就宏观层面而言，“微文化”并非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全球风潮。“微文化”的流行，大叙事的瓦解，究竟会给全球文化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是否还能有想象乌托邦的冲动？理论研究的滞后，同时也是开拓新的学术空间的机遇。在此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之中，华南师范大学于 2015 年 7 月成立了微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国内高校首家校级“微文化”研究机构，将在廓清各种“微文化”现象的概念、建立相应评价体系、推动“微文化”产业发展、把脉“微文化”的时代症候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提出、探讨与研究中做出扎实严谨的贡献。除了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之外，该中心也期望能在相对纯粹的理论 and 哲学层面深入探讨“微文化”的症候性，以此引起文化研究与批判思想界的重视和广泛参与。

本论文集收入的部分文章首发于 2015 年 12 月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华南师范大学微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微时代与大转折：崛起中国的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策划出版及编辑过程中，又陆续收到师友们惠寄的新作，很多研究直击当下最热最新的文化议题或文化现象，新鲜、新锐，让人看到“文化研究”在数码转型时代的新力量与新可能。

文集最后收入的一篇调查报告是华南师大文学院的几名本科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小课题，尽管从研究方法和论述语言来看，尚且稚嫩，而且就方法论而言，也很难归类，无论是文化研究、社会学还是

传播学；但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的用心用力，遇到困难不放弃不退缩，又要田野调查，又要采集数据，又要啃理论书，“苦不堪言”，但他们却乐在其中。这让我感到骄傲，所以敝帚自珍地收入了这篇“作业”文本。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一本很有名的教材——“做文化研究”，我上课的时候经常给学生们推荐。“文化研究”本无定式，尤其是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是可能被科技革命、能源危机天翻地覆地改变着的时代，更难以判明哪一类“文化研究”才能解答我们的困惑、回应我们的焦虑。如此的话，不如做起来再说，做着做着，就找到了方法，而且可能找到的不仅仅是阐释和言说的方法，也是实践和变革的方法。

目录

序 滕 威 1

年度访谈

戴锦华访谈录：人类 / 后人类：数码转型之后的未来图景 3

理论阐释

申洁玲 从个体与技术的视角看微文化 29

张慧瑜 关于人工智能的认识论挑战 40

赵柔柔 纳喀索斯的数码魔镜：社交媒介及其主体想象 49

胡亮宇 灵长类的科学话语与文化政治：哈拉维及其《灵长类视觉》 66

数码时代的边缘

滕 威 “杀马特”：另一种穷人的困境
——在韩国国立艺术大学泛亚影视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87

刘 岩 “锈带”城市的生命政治与微时代的老 / 穷人
——以沈阳作为方法 99

王洪喆 “微时代”的新工人文化
——从打工春晚到劳动者的文化自觉 115

孙佳山 小镇青年之惑

——“互联网+”视域下的历史节点 127

新现象·新批评

王 瑶 “美丽新世界”还是“大同世界”？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数码革命 143

杨 宸 “快手世界”的生成与衰落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快手事件”及网络媒介转向 159

王 飞 仪周杰《贤者之爱》：欲望与伦理 代理母亲 177

王 钦 “御宅族”的文化政治：论AKB48现象及其他 191

孙 静 互动电影：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跨媒介融合 209

朱 杰 网络自制剧：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 224

深度调查

魏 泉 网络时代的“谣言体”

——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237

刘 璐等 官方微信公众号对校园文化传播及高校形象构建的影响
研究 260

作者简介 292

年度访谈

戴锦华访谈录： 人类 / 后人类：数码转型之后的未来图景

采访人：王雨童

受访人：戴锦华

一、数字未来：后人类的现实降临

王雨童：在 AlphaGo 战胜人类最高水平的棋手之后，2016 年也被媒体称为“人工智能元年”，可以看到的是有关讨论得到社会的普遍参与，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探讨，甚至是学院的边界。跟曾在西方世界发生过的讨论不同，一种乐观和期待的态度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您之前曾说过，对于这一轮的技术潮流，人们其实是未经抵抗而顺利地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图景。在您看来，人们在期待和呼唤着什么东西？

戴锦华：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2016 年年初的 AlphaGo 战胜世界围棋冠军和 2016 年底 AlphaZero 完胜 AlphaGo 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他们通过这个信号捕捉，或者是用它去理解 2016 年作为人工智能元年这样的议题。实际上对于我来说，2016 年作为人工智能元年的内涵远不仅如此。在 2016 年前后，人工智能再次闯入到公众视野中，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其实关键是在于被称之为人工智能的大量新

技术全面投入应用。所以我也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又一轮大规模的自动化过程，尤其是在中国，它应用于流水线上的实物生产，以很大的规模开始取代原来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它是我在广东亲眼见到的，地方领导使用“后工业化”和“人工智能”来描述这样的转变。我很惊讶的是，这些地方的领导会娴熟地使用批判知识分子的语言批评流水线式生产的不人道，批评机器给人所造成的种种摧残，并且非常骄傲地宣告说，（利用人工智能）我们已经把工人从流水线上解放出来。而在欧美世界，这一轮人工智能，或者叫自动化的冲击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开始入侵到中产阶级或传统的高收入阶层，比如说咨询律师，比如说很多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事实上正在推进大规模的、多阶层的失业冲击波。所以对我来说，我首先更关注的是这个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元年，即人工智能的使用对全球劳动力结构的再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改变。我关心这个问题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都是产生于劳动力密集所创造的社会红利，当然换一个批判角度说，利润的形成是在因密集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永远存在着大规模的失业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前提下才形成的。当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时候，所谓过剩劳动力的“过剩”便不是相对于生产规模的过剩，而是相对于改变中的生产方式的过剩。这是又一轮结构性的切割和抛弃过程，开始形成“弃民”。贫富分化、富人与穷人的越来越大的距离是很多不同的学术领域人们都在讨论的全球性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更残酷的问题，就是弃民的问题：他们在今天统计学所掌控的世界图景上面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他们确实存在着。这是我指认 2016 年的一个层面。

对 2016 年思考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许 AlphaGo 之父太过嚣张了，他宣告人类几乎丧失了所有不可能取代的特征，他用“不过是多

一种算法”来宣告人类将被机器取代。对我来说它也许是一个机会，迫使人类去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类存在的意义。AlphaZero 战胜 AlphaGo 所传递的信息并没有在社会讨论当中被指认，它与 AlphaGo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可以自主学习，在自主学习当中习得了下棋的能力。当它完胜了 AlphaGo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更为强烈的信号。我记得讨论时曾有同学提出说，事实上这是另一种新的智慧生命的形态。也许我们可以说，就在我们近旁，一种平行于碳基生命的硅基生命已经开始显露。那么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真的是不是应该思考现代文明整体所面临的挑战？我反复强调过，更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仅仅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标识，或者用曾流行的加拿大通俗小说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的说法，当一个技术进入到公众视野的时候，它已经过时了。换句话说，它只是一个非常滞后的消息和认知。可是在面对这样一种已经相当滞后的消息，我们仍然会震惊，不知所措，或者是做出完全错误的反应，比如说在西方社会再一次掀起了是否将发生人机大战，是否机器人将统治人类的讨论，而在中国就更有趣，我们一边分享这种进步和发展的狂喜，一边开始讨论“围棋是否还能、还可能被保留为奥运项目”这样的议题。所以我认为，那种始终未曾讨论、完全不经抵抗的状态，才是一个我们应该关注的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根本没去抵抗这一轮的技术革命，而且我们也完全没有讨论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人类社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抵抗的意义不在于战而胜之，因为一个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然是一场深远的社会博弈的结果，抵抗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去思考和认知，这个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了这个变化，我们付出了什么。

王雨童：所以您认为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盲目乐观，是仅仅从产业升级的角度上进行的实用考量，并没有把它作为人类文明史上